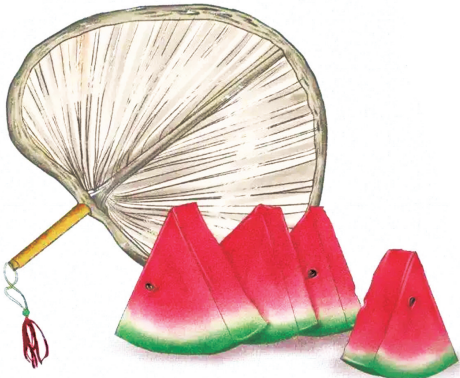


灯下读史

古人避暑诗话

梁文俊



盛夏酷暑，赤日炎炎，高温难耐，古代没有空调、电扇等消暑用品，古人是如何度过炎热夏天的呢？让我们一起探究文人墨客的诗意避暑吧。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这是唐代白居易的《消暑》诗。诗人写的是自己纳凉的感受：心静自然凉，无论夏日多么炎热，只要静下心来，端坐院中，微闭双眼，心平气和，美美地享受临窗的徐徐清风，自会有清凉之气从胸中溢出，凉意漾出心底，惬意至极。看来，“心静自然凉”确是一剂消暑妙方。

唐代田园诗人王维有首《竹里馆》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翠竹青青，古琴横陈，林深月明，且歌且吟。这一月夜纳凉之景，是如此的空明澄净，真是让人心旷神怡。他的另一首《纳凉》诗：“乔木万余株，清流贯其中。前临大川口，豁达来长风。涟漪涵白沙，素鲋如游空。偃卧盘石上，翻涛沃微躬。漱流复濯足，前对钓鱼翁。”读之，也能感觉到一股凉意沁入心田。

宋代杨万里盛夏则喜欢在荷花边纳凉，他在《暑热游荷在池上》中写道：“细草摇头忽报侬，披襟拦得一西风。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细草微风，幽深宁静，一池荷花一池凉，一阵荷风一阵

图片来源：百度网

一年四季中，风口处，人最多的，当数夏天。

有风，就有凉意，就能吸引人停留。只要是风口，就常会有人坐在那儿歇息、聊天，好不惬意。自然风吹在身上，很舒服，而且是免费的，这样的风谁不喜欢呢？

可到了冬天，风口，又是人去得最少的地方，寒风凛冽，呼呼作响，像刀子一般刺过来。此时的风口，人们唯恐避之不及，躲得越远越好。

一个人，一生之中，也难免会有处在风口的时候，相当于上了热搜，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受称赞还是受谴责呢？全看你是因何事而站在风口的。

心灵小品

风口

夏生荷

雪泥鸿爪

称谓趣谈

杨晋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互相见了面，称呼“同志”。比如到了商店，对售货员说：“同志，我要买xx。”需要帮忙时，便说：“同志，请问去xx怎么走？”大街上不分男女，一片“同志”声。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我进入大学，学生称老师为“先生”。

上世纪70年代我进入工厂，工人们相互称“师傅”，张、王、李、赵，一片“师傅”声。之后不久，我接触到许多文化圈的人，第一位是我省著名诗词作家赵越，大家都叫他赵老师，在我认识的文学艺术人群里，大家不分老少，皆互相称“老师”。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见面称谓合体便能营造出愉快的气氛，便于交流、沟通。街头场合，需要小姑娘帮忙，一声“美女”，对方很舒服。遇到比自己大的男性、女性，称“大哥”“大姐”，遇到长辈，称“大爷”“大妈”。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称谓已逐渐淡化，而一些亲近、贴心的称谓逐渐兴起。自己叫得亲切，对方听得悦耳，合适的称谓，使得社会和谐，人与人之间心心相融。



清风徐来



入清凉境

张灯刻

锦绣太原·一诗一图②6

品读太原古县城

赵国增/诗 无名/图



一座古城池，站在太原城南数百年风雨剥蚀，如今整装亮相铺展开一部厚重的增订版的史书，容我品读

你站在被残毁的晋阳古城遗址之上，云烟望穿我读出大唐北都的繁盛与焚城之痛读出你扎在这片厚土深处的根基“城池凤翔余”书写生命的涅槃

莫叹明清古城池远去数百年“史记”在品读中呈现我信步护城河岸，巍墙碧水在讲述历史的风骨与血脉大十字街撑开屋宇鳞次栉比闪耀着当年晋商的繁华也见证过烽火年代，《晋阳秋》描绘的牺盟会抗日救国的画面更有古城新开凤凰展翅古风今韵叫响了一方锦绣盛景

人物

脚步跟她的心情一样，每走一步，都是那样艰难。她感觉到身心俱疲，在旗杆下面同样简陋的水泥底座上坐下来，看着她的学校，发呆。

她的心里，其实是在翻江倒海。她再一次回想起种种往事，想她一路走来的经历，想她筹建学校的艰辛，想她眼前所处的境地。最后，她想到了她的这些老师和学生。全校那么多学生，她一个一个想不过来，17名老师，她是非常了解的。是的，17名老师，走了9名，还剩下8名。这8名没有离开的老师，每一个人的情况，她都了如指掌。于是，她在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把这8名老师的情况轮流“播放”了一遍。

突然，她隐隐地感觉到，这8名老师有点不一样，却又有点相似。于是，她开始凝神思考，这相似的地方是在哪？

对！党员！这8名老师当中，有6名是党员！

张桂梅一下子精神抖擞起来了。她突然感觉到，这所学校还有希望。于是，她马上召集8名老师开会。会上，张桂梅分析了学校目前所处的困境，坚定地说：“我们留下来的8名老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年代，只要党员在，阵地就会在。同样，今天，只要我们党员在，就会守住这块教育扶贫的阵地。”张桂梅一番话，让老师们大受鼓舞，他们对张桂

希望出版社

73

陈洪金 著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梅说：“张老师，您说，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听您的。”

张桂梅号召大家一起面对党旗宣誓。可是学校那么简陋，根本没有党旗。张桂梅就让一位老师在墙上画了一面党旗，然后，她带着大家，面对墙上刚刚画上去的党旗，举起右手，握拳，庄严宣誓。

连载

山西教育出版社

73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石勒是武乡人，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天神庙是沁源创建最早的庙宇之一，一进五串院，由南向北第一院是九圣母庙，也称奶奶庙、送子观音庙。再前是天神庙，中间一院正殿三间为神殿，对面为戏台，东西有配房。过天神庙，院东西房各九间，是供经商者食宿的，最后一院是庙

会管理人员住舍和草料房、马房、库房。院内原有两支旗杆，上有两面三角形锯齿旗，一为天字旗，一为修建天神庙的五社十村的社村旗。大门外立一对石狮，一人多高。以前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和七月初九，天神山都要举办庙会，会期三至五天，物资交流外，还是方圆百里的牲畜交易大会。新中国成立后因修建学校拆毁，如今仅剩残垣断壁，庙会便转至景凤街上。

站在山顶东望，太阳从林间升起，目光所到之处，除了天空便是森林，除了森林便是天空，从天空到山顶，从山顶到天空，不是湛蓝便是碧绿，太阳似也比平日干净许多。突然想起早上还未洗漱，兀自笑了，觉得生

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洗脸刷牙或许多余。

老邓一通碑一通碑地查看碑上文字，发现一首咏天神山的诗，喊我过去看：

花木参差鸟自鸣，山西野境少人行。

千般翠影辉宫殿，一抹蓝光锁楣楹。

崢岭树填沟壑满，峰奇云卧石头平。

长留一片清明月，倒挂溪松鹤梦惊。

寻遍石碑，没有找到作者名字。

庙宇已毁，石碑还在，此地此时不像庙，更像碑林。老邓为石碑一一拍照，转身对我说，1939年7月，武士敏率国民革命军169师在这里伏击日军109师团第9旅团主力，激战数日，大获全胜。

纪实